



崇正文選卷之二目錄

趙良說商君

蘓秦始以連衡說秦

司馬錯張儀論伐韓蜀

甘茂拔宜陽

范雎獻書秦王

蔡澤說應侯辭位

李斯上秦王書

馮煖客孟嘗君



魯仲連遺燕將書

屈原卜居

對漁父辭

宋玉對楚王問

蘓秦以合從說楚

黃歇說秦昭王

莊辛論幸臣亡國

蘓秦始以合從說趙

左師公說長安君爲質

魯仲連義不帝秦

魯君論酒色味亡國

信陵君說魏王

韓非說難

樂毅報燕王書

已上共二十二篇

崇正文選卷之二

明錫山施策懋揚甫選

海虞瞿汝說星卿甫校

趙良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
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
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
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
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

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
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
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
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
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
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
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
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

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
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
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
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
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
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
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
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
之欸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

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
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歿秦國男女流涕童
子不歌謔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
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
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
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
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
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何不遄歿以此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
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
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
乘持矛而操關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
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
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
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
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

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損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
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蘓秦始以連衡說秦

蘓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
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
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
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
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
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
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羽毛不豐
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

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
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蘓秦
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
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
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
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
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
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旣備民多
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

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
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
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歿士綴甲厲兵效勝於
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
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
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
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
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
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於

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躑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蘓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

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蘓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蘓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

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
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
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蘓秦特窮巷掘門桑戶
捲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
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
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
而視傾耳而聽嫂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蘓秦
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
蘓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

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司馬錯張儀論伐韓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
下兵三川塞轅轅緄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
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
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
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
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
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

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

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歿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

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

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范雎獻書秦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

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
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
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
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
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
灰生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
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
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

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
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
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
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
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
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
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
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
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聞秦王復請范

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
乎范睢謝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
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
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
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鄉使
文王疏呂尚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
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
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
之陋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

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
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
言歿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
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五帝之聖而歿三
王之仁而歿五霸之賢而歿烏獲之力而歿奔育
之勇而歿歿者人之所以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
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
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
口膝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爲霸使

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
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
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
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乎臣
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
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卽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
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
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
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亾之患臣弗敢

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
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
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
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
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
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
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
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
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鶩兔也霸王

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

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楚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

睢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
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
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
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
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柰何范睢曰舉兵而攻
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
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
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睢曰
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

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
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
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
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
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
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
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
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敵御
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

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歿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歿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帛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

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
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
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
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
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
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
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
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
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

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
公不還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
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擒
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
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
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
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
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
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

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此于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歿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歿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聞

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

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亾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歿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

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歿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慧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

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剗
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
成霸功勾踐終指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
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
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
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
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
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
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

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
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
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
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
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
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
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
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
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

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
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
成君人韓士百之良人其衆莫不又皆不

李斯上秦皇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
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邳豹
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
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
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
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
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
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

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踈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噐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克後宮

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綯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

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
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
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
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
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
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
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
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
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馮煖客孟嘗君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
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
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
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
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
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
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
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

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恠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憚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

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恠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克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

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

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

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始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亾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

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亾
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
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
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
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
敝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
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
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
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

足恃國敝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文以聊城之民
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
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
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
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
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
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
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
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

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
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鈞篡
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
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
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
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
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
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
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

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
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
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
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
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
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
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
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
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

命矣因罷兵到羈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
死仲連之說也

屈原卜居

屈平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
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
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
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
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鋏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
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
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些訾慄斯喔咿
嚅唳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

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
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
與騏驎抗軌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
乎將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
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
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嘿嘿乎誰知吾之廉
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
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對漁父辭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
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
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
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舉世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
鋪其糟而歠其醕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
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
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

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
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
言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
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
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
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
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
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
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
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

之上夫落離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
朝發崑崙之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
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
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
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蘓秦以合從說楚

蘓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
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
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郟陽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
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
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
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
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

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它必實外廐矣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夫

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

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
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
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
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
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
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黃歇說秦昭王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
與鬪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
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綦是也今大國
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
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
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
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
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

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
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
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
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
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
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
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
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

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
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
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一國者非無大功也沒
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
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
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
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
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
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

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
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
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
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歿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
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
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
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
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

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
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
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
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溪谷不
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
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
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
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
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

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
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
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
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
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今
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
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
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
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
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
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
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
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
待痛而服矣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

言今事至於此爲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
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
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
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
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蚋蚋而
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
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
以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

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
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
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
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鱖鯉仰齧
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罟廬治其
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剗磻引微繳折清風
而抔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
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

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
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
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
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
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
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
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
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蘇秦始以合從說趙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
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
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
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
故敢進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
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
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

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効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

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

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

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

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
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
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
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
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
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儼畔秦令天下之將相
相與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
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
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

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
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
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
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
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
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儼秦秦必不敢
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
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
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

封蘓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
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左師公說長安君爲質

趙太后新用事秦憲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
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
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
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
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
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
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
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

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
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
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歿以聞太后曰敬諾年
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
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
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
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
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

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
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
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
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
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
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
噐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
之重噐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
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

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
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
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
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魯仲連義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
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
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
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益弱方今
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
發使尊秦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
有所決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
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

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
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
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
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
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
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
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
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
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

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
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
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
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
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
身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
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赴東海而歿耳吾
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
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

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
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
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
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
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
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
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
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
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歿則

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惟辛垣
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
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
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
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
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
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
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

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歿曷爲與人
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
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
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
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
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
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
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歿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
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

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
劍而歿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
歿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鄒魯之臣不
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
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
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
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
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
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宴然而已乎而將軍

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君論酒色味亡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䟽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噤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沓

後其樂忘歿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
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
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
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
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信陵君說魏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
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
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
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歿穰
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
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况於仇讎之敵國乎
今大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
弗識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

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
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
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
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
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
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
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
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
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

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
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
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
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
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境津而以之臨
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
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
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
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

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
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
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
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
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
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
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
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
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

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山河以闌
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
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
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
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
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
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不休矣是故臣願
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
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

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

韓非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
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
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
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
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
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
以爲他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
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
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

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
以爲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以爲多而久之順
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
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
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
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
以其難槩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
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
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

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
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
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
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
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
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
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
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

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
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
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
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
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
至刑旣而彌子之母病人間往夜告之彌子矯駕
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
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
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

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樂毅報燕王書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歿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

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
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
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
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
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
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
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
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
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

臣之理而又不自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
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
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
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
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
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
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
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

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奔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噐

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齊噐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

今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
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
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
鴟夷而浮之江夫差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
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
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
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
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

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
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崇正文選卷之二終

宗正寺文選卷之二

宗正寺文選卷之二

宗正寺文選卷之二

宗正寺文選卷之二

宗正寺文選卷之二

